

書名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樂舜日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1  
編號 D8623800

# 卷四

皇明中興聖烈傳



西湖義士述

巨奸魏忠賢、河澗府肅寧縣北平村人也。父諱名  
大無性，嗜黑夜要路，截擄行商，過客財貨。毋刀氏  
手美，濶好淫慾，慣舞翠盤，扒高竿，又善跑馬。  
走弄猴搬戲，擅戲術，專走川廣間，市錢養家。一  
且一曠野去處，無村落旅店，純是一帶羊腸  
嶺，山路凹處，有一片大石，傍有古木垂蔭其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3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可生意人。小可前程官。施些恩惠與他。他出京便。百口稱誦無難者。一傳虛而百傳實。這便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矣。忠賢聞言大喜。于是移書一封。與李實內專言。凡有被貶及奪諸卿宦。有訕謗魏。千歲者。密緘表章上。奏以便從中煅煉其罪等事。自有此舉。而高攀龍。周順昌之冤不免矣。

皇明中興聖烈傳

許顯純拷鞠惠世揚

當日

旨下逮楊璉左光斗。有上疏言招引王之案。以至結黨煽惑者。張問達趙南星南星削籍。問達亦應削籍。護庇王安以至蔑

旨罔

上者。周嘉謨劉一燝。一燝削籍。嘉謨亦應削籍等事。



疏入

上令削周嘉謨籍，仍追奪誥命。後楊璉、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已死，以科臣惠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往陝西將世揚逮至，亦付北鎮撫司許顯純鞫問。嚴刑拷掠，戶部主事李柱明係惠世揚門生，以師弟之情，差長班一帖迎世揚于宣武門外，緝事人密地報知忠賢，卽發旗尉同逮至，問罪。世揚曰：知死罪。

矣。不願生也。槩不與辨。顯純卽誣世揚造供詞一紙曰：世惠向與楊璉、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等交比文言，值

先帝升遐，知威福權柄盡屬王安，而安向銜

李選侍，因駕垂簾等語，冀亂聽聞。世揚托汪文言指引，先與王安計議，後又與璉等同入內直房，聽王安願指授意。璉、光斗等乘多官會議，首倡移宮。世揚從旁助虐，遂逼

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又誣以盜寶、璉等復加喝詈、世揚同聲響應、且波及隨後、璉等自謂有功、尋擢憲職、世揚亦與同升、閃躲圓籍、徐圖進止、其餘所招、與汪文言同、獄上批着送法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以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戒、丙寅二月戊子、刑部會同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大理寺卿、少卿、寺丞等、將世揚鞠之、再

欲加刑、體無完膚矣、合詞奏曰、惠世揚賦貌猙獰、操心險惡、冒居諫職、罔思率繇正路、甘作挨門傍戶之徒、自恃要津、顧乃嫉妬端人、贖有植党行私之計、目不識倫常之義、口不道忠信之言、結納最工、首比文言、覬通

大內、夤緣更甚、繼因王安遂、倡異謀、當

先帝上賓之辰、政

聖主哀慕之日、文武臣工、誰不隕鼎湖之泣、



聖烈傳 四卷  
宮闈內外、曾何有纖芥之嫌、乃世揚等、突倡移宮、  
輒捏番簾之橫語、竟令徙處、復架盜寶之虛誣、是  
致

康妃几于投繯

公主几于赴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非司寇昌  
言力挽、臺臣抗疏、死爭、禍之成也、于汝安乎、旋懼  
露而托病以歸、頓作潛形之鬼魅、及逮訊而聲言  
願死、何殊扞網之冥頑、蓋揚左蓄無

君之心、故敢作敢爲、妄要功于定策、世揚濟滔天之  
惡、故協謀協力、几速禍于禁闈、曾不思離間

皇家骨肉之條、罪在不赦、又不思交結近侍、官員之  
律、法豈獨輕、彼青衣小帽、豈科臣所屑爲、而世揚  
爲之粧扮、何殊傀儡、彼內直潛身、又豈外臣所敢  
犯、而世揚犯之、行藏豈顧刑章、拷訊終無一詞、已  
知身作之孽、罪狀原無可借、難逃不道之辜、宜服  
上刑、用伸國法、又把李柱明、擬以招據監守之律

坐之爾看砌這一篇供詞審語與前審楊璉左光  
斗等一起事情除非要顛倒是非變亂忠邪好不  
利害眼前尚有公論留在人心到了後世人便當  
真把這些有功的忠臣却看作賊臣賊臣反看作  
忠臣去黑白不分却成個千古沉寃幸逢

堯舜之君四凶就戮公道復明楊左諸臣忠寃地  
下也得個瞑目當時鞠惠世揚一宗審詞奏入魏忠

賢矯

詔依擬

李實疏隔周順昌等

却說太監李實在蘇松管織造周起元爲蘇州撫  
院時曾有小隙又謬太史昌期張黃蓋出拜客被  
李實望見惡其不避已也怒曰繆昌期已經回籍  
敢張黃蓋心銜之吏部員外黃尊素有疏觸忌忠  
賢周順昌左都御史高攀龍周宗建御史李應昇  
亦各交章見忌又爲魏忠賢假



聖烈傳 四卷 五  
旨緹騎四出、扭解忠良、甚不過意、况這些人素以正  
直自命、時顧大章等追贓未滿、也未免替他募些  
錢鈔、說些公道、不曉得當時魏忠賢名頭、傾動天  
下、個個只思量奉承他、還怕沒個門路、所以有些  
事與他干涉、璫官便要薦地、含沙進個功勞、討他  
一個青目、且他這些人最會抱不平、三言四語、望  
風唾罵、李實知道、密地寫了一疏、誣陷他楊左一  
党、叫人奏了、魏忠賢卽刺矯

詔差緹騎來蘓松等處、時武進縣人都御史高攀龍、  
知去無生理、乃與子世儒訣別、遂投園池而死、緹  
騎四處緝拿、有去吳縣拿吏部周順昌、御史周宗  
建者、有去蕙江縣拿黃尊素者、往江陰縣拿太史  
謬昌期者、各怡然就道、時周順昌、周宗建、拿到蘓  
州府、緹騎百般凌辱索騙、早驚動了、蘓州百姓、時  
驛卒楊芳、見拿到他驛中、自思、這一起、清正鄉紳、  
妾收恁般冤屈、不覺張皇、狂叫、遠近俱聞、于是有

百姓馬傑手持一柳四方號召大聲喊曰魏忠賢  
差緹騎無故殘害忠良蘇州城裡內外有能抱公  
憤者同去見撫院道府懇恩救援周老爺列位遂  
激出幾人後生顏佩韋沈揚楊念周文元丁奎季  
卯孫許成一千人沈揚許成爲糾聚徒衆城外吳  
時信劉應文群相響應不半日哨上數千人顏佩  
韋手執線香各人分上一枝與衆盟曰蘇州府若  
千名宦清正廉直天神共鑒凡有人心在所共憤

今被官寺魏忠賢所害各人仗忠義者同去見撫  
爺申救再往京中理論丁奎季卯孫張手露脚罵  
道太監恁的行止戴紗帽的反沒有氣節這些甚  
麼緹騎盡是魏忠賢的命田爾耕所差的狗党敢  
欺壓忠良好打好打說聲打慌得緹騎忙走入軍  
門內百姓攘臂鼓噪哄入轅門拿出緹騎一頓亂  
打有兩人不中打的一命黃泉了渡夫鄒應貞艤  
舟胥江之許自河東渡人至河西來又添了幾百



人各官見這光景，只得安慰了衆心，說他兩院隨後就有本上京救援，衆被謊離了蘓州。時衆位清官被扭上京，傍觀者莫不目擊心愴。凡所經郡邑，青衿都來相看，個個環舟而泣，阻道而慟。卽鹽販菜傭亦各弛擔於途，唏噓哀悼。這幾個拿到京都，忠賢聞得如此，也未免驚怖。付北鎮撫許顯純勘問，各困於非刑而死。謬昌期先故，投尸於市，白髮散亂，止穿一青衫，下任其裸體。人三洒淚，京師三次。

爲之地。震謬昌期臨刑時，十指拶拆，李應昇被杖，惟大呼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周順昌受刑曰：吾死必請於高皇帝，以殛逆賊也。半月後，福建周起元逮至，囚三四日，不與食。及當鎮撫審日，忠賢叫心腹幫問曰：你知罪麼？起元知辨無益，曰：知罪。又問你爲蘓州撫臣，賍銀十萬，實麼？起元曰：移文蘇州，實其罪。又問你飢否？起元曰：飢。又問愛吃肉否？元曰：吃。又問生肉也吃否？曰：也吃。那內臣

笑道生肉既吃，免你一刀，遂叫把他背上割一大片來，啖起元口裡，起元吞肉而亡。五年四月，江西萬燥爲工部營繕郎，奉役陵工，䟽請禁內廢銅數百萬，當助祭，觸其貪婪之忌，忠賢怒曰：外邊敢擅查內邊之銅，遂矯旨拿午門前，杖一百棍。萬燥詈聲曰：請廢銅爲國用計也，強項不服，被倒拖橫曳者三匝而死。噫！長沙澤畔，誰招賈太傅之魂？萬里投荒，孰解盧多遜之命？悲哉！付詩云：

試將往事問青天，似此忠良不值錢。  
從古玄黃多血戰，好留孤踪托長篇。

姑蘇好漢推李實墜河

却說蘓松江陰蕙江等處，拿了謬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高攀龍等，一起清操的官員，又重用那些狐群狗黨，奉承魏忠賢，沒名頭的官兒，百姓雖不曾件件見到，却聞風便皆切齒。近又親眼見扭解各人進京，好生抱憤。姑蘇有一個後



生慣會抱不平，看見這一個李太監，驕人無厭，又見他妄自尊大，把他府縣公祖父母，全不在意，便是兩院也着奉承他，一發惱得沒出氣的日子，一日邀了他平素相厚的伴當吃酒，對那幾個伴當道：「我想人生在世，上也要出個名兒，做些人不敢做的事，纔是丈夫。聞得北京城裡魏忠賢，恁的狠毒，草芥百僚，泥土士命，滿朝性命，好友都在他呼吸反掌間，真是人沒奈何得他，何這也罷了。耐耐我

蘓州李實太監，你在外面，却還要包荒外面些小事，纔是爲人，你却虛捏事體，奏與魏忠賢，知可憐那幾個忠良，生有如水之操，死無盃酒之瀝，魂斷天北，淚盡日南，我若不代這幾位，出了一口氣也，枉在人間走一遭。那三四個夥伴道：「且吃酒，莫閉講，我們有甚行止，柰他何好？漢道有日，路逢狹處，難道叫我饒得你過也，只是像個閉管亂話了。又過數日，李實在河邊遊玩，張黃蓋拿掌扇，本府太

爺緊緊跟在後面，也不敢張蓋，也不敢拿扇。李實  
起手動勢，指前望後，罔無顧忌。與太爺講話，剛  
好漢與一夥人走來。蘓州是個鬧熱所在，人頭簇  
簇。見太爺與李太監站在說話，兩邊不敢亂走。俱  
站在兩頭。好漢對那一夥人道：「我過去送那李奴才  
河下去，完成了他。那夥伴都道：『莫生事，這是要不  
得的好漢道：』不扳你們便了。怕甚麼了。走近前，將  
身一挨，撲通一聲，李實顛下河去。謊得太爺自己

也着跳下去。兩邊人見這般事，有歡喜的，有怕事  
的。大聲小叫，快撈太爺起來。眾人都跳  
下去，搶太爺。太爺道：「快救李公公。若救李公公不  
得，我命也難保。那些人見太爺這般道，沒奈何也  
將李實檢起。李實這一回，却也滄得像一個尿浸  
狗一般的在那里打噴涕。太爺喊那甚麼人推李  
公公下河，眾人都爭說不是，推是走，得慌不覺的  
挨下去也。李實一時間溜下去，也不曉得是推是



挨。只道挨也。諛死推也。諛死太爺兩下弄得個水淋淋的回去了。未到衙門就分付人查那挨李太監下水的人到了府堂忽走出一個後生近前跪下道有累老爺受怕擔驚推李實太監下河是小人小人諛死望老爺莫加刑赦小的打太爺道打却免不得進衙換了衣服叫人將那後生鎖了先到太監府去問了安太監問那人拿住了未太爺道他知道惧挨公公落水罪在不赦已自投到本

府請死了李實聞得只道除死便休知府回來叫拿過那後生來罵道好大膽這事也是做的敢行出來却不連累滿城百姓漢子道懊恨他荼毒忠良義氣所激顧不得他太爺聽他說也有些愛惜沒奈何只得打了二三十板子問你叫甚名漢子道老爺莫問名老爺體天地好生之心小人在黃土也感戴不淺問名則甚太爺是個好人亂罵道風子胡說亂話我半字也不懂得拿去監了待不



風時再鞠這漢子到獄中自思若留了性命就走  
了消息連累別人適太爺罵我作風子作個風子  
死了以絕後患遂扼喉而死獄中吏卒報了太爺  
太爺令人報了李實道面審時言語錯亂是個風  
子已經打死李實道既打死也罷遂不究及別的  
因此不傳其姓名却真是一人好漢子自此後把  
李實說破了膽出來多帶人跟就水傍橋邊腳也  
不去粘一粘着了正是

只因岸上身安穩 驚却從前落水時

京城中各災變疊見

乙丑五月初六日巳時京城內王恭殿地鳴有震  
厲之聲自東北方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  
久未散又見西南一帶民居盡覆死傷不可數計  
號泣之聲慘動行路不數日朝天宮祝融爲祟烈  
焰燭天四方輻輳之地半屬丘墟千官呼祝之壇  
尺爲灰燼甚至熒惑守斗長日風霾一日三地震



雨澤未降而水雹隨之災異之來種種疊見時禮  
科給事中彭汝楠等題爲天變人災同時見告觸  
目驚心恪遵

明旨恭陳省實以重

天誠以保泰運事兵部尚書王永光題爲

天心仁愛無窮脩省未見明效謹合詞求罷以答天  
譴仍懇

聖明立行實政亟各挽回事河南道御史游鳳翔等

題爲竭誠脩省以挽回天變而保國祚于萬年事  
吏部尚書王紹徽題爲欽蒙

聖諭事諸疏引言具暗指魏忠賢等畧申理被誣捏  
諸臣魏忠賢惡之代隱之不奏各疏俱留中王永  
光告病歸諸疏詳太平洪業內是年魏忠賢加九  
錫封公從古闕寺之臣貴無比此者

崔呈秀不丁母憂

却說太監加九錫封公是奇事有做大臣的不丁

聖烈傳 四卷 十四  
憂也。是奇事。兵部尚書崔呈秀母死。呈秀思歸。則謝事無權。却不冷淡了三年。况目下事勢除魏千歲便是我了。正好快活。正好攬銀子。我這母親却死得魑魅。又且三殿未竣。正好邀功賞。如何丁憂得走。見魏忠賢裏面道。千歲爺兒有一件事。不敢擅回。要與千歲爺前稟過。兒思想起來。忠孝二字。果然難盡的。兒昨家報家母南柯夢中人矣。忠賢曰。你自己意下若何。呈秀曰。三殿尚未完。兒想要

討一個代兒手。方纔去得。並沒個人可任得這責的。忠賢知他。不思丁憂。故說話搖移。曰。事君事親。一般。莫回也罷。却十分中。呈秀意了。呈秀便輕輕的哭。曰。親恩罔極。君恩無比。怨狹兒不孝之罪也。假拭淚而出。便不下母憂。反把大紅圓領穿着得。好不光彩。雖則他這般作得去。心裡也怕人談論。故意在大堂上。罵這些工人手下道。我只爲朝廷公務未完。有負。



聖上責任又蒙千歲勸諭所以母憂不能得勾歸少  
效泣血之誠我也想事君不能事親則索罷了你  
們又不像我心上有這一番苦情在躬可不盡力  
作事以報

朝廷真不肯之甚說罷假意把圓領袖子輕輕眼上  
拭拭李養德在制中呈秀不許其終制叫他只管  
做官此事也只好崔呈秀作彼時京師也不知咲  
破几多人的口了回到家中便叫蕭靈群一起娼

家十多個團七圍住謔樂飲酒縱淫靈群第一別  
的都也看得過會吹會唱會演劇呈秀道老爺今  
日有事開心篩下酒來替老爺改悶靈群走向前  
挨肩擦腦的道有甚麼事悶心呈秀道我母親仙  
遊魏千歲不許我回家丁憂這不是悶殺人的事  
靈群道這也悶得自在做官人怕的是丁憂今老  
爺丁憂被公事羈留不回却不更便宜呈秀曰我  
的妻說得是時有四個婊子極有貌第一靈羣第

聖烈傳 四卷 十六  
二蕙娘第三小蘇第四靈辟呈秀道度一曲演一  
折待老翁醒耳于是靈群起身先發韻高歌三妓  
和之但見

遍地舞袖鋪蜀錦 當筵歌拍按紅牙

當時酒至數巡食供兩套歌喉少歇舞袖亦停呈  
秀叫過靈群品之曰以卿之才品果足以匹千歲  
我分其餘甘他猶後塵矣靈群曰妾鄙陋不足言  
也呈秀曰卿

琴彈古調 棊覆新圖 賦詩追風雅

丹青奪化工

此卑品其才之妙見其貌之佳不待言者靈群曰  
使妾愧死矣又呼蕙娘曰卿

花生丹臉 水剪雙眸 品竹作雅韻

調絃合新聲

此品其貌與技之兼佳蕙娘謝曰徒煩珠玉矣呈  
秀又呼小蘇曰卿



雲濃紺髮、月淡脩眉、醉嬌無氣力、  
風裊牡丹枝

此品其嬌態之綽約、小蘇謝曰、陋質不足充下陳也、呈秀又呼靈辟曰、卿

色欺牡丹、體潤新荷、繡鞋不動芳塵、  
瓊裾風飄嬾娜

此品其芳度之飄逸、靈辟謝曰、妾誠短于舞腰也、呈秀曰、以四卿之貌、日玩褻而不厭、四卿之聲、日



諦聽而忘倦、吾將老於四卿矣、命張大被擁四妓同卧、次第褻狎、不覺精神困倦、一日未曾出堂、那些孫雲鶴、楊寰田、爾耕、張凌雲一班逆黨都來問安、他只推說悲哀過度、因感風寒、這些人却寫書的、稟帖的、俱是請節哀、勉加餐、話頭、又有美他大孝終身之慕、不無過度等語、一派欺天瞞心人、虧他狐群狗黨得成、崔呈秀見眾人如此回帖也、說些甚麼、聞家堂云、逝五內摧裂、哀傷之至、誠不自

知承諸兄丈等示以節哀加餐等教知番念不孝  
至矣云云也就認真了。誰曉得他只把四個美妓  
作超度的僧尼一個繡閣作守制的孝堂一張床  
兒作亡人的靈席又把歌唱代哭泣笙簫代鐃鈸  
朝夕在那里作樂這樣人真是沐猴而冠付詩二  
絕

蟒衣玉帶腰間懸 夜擁情姬一處眠  
新孝堂前誰瀝酒 孤魂寂寞在黃泉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聖烈傳

貞

吉川

料 2.48  
(4) 止

|       |
|-------|
| 2.48頁 |
| 7     |
| 4.5   |

0 1 2 3 4 5 6 7 8 9 5

|        |
|--------|
| 双紅堂    |
| 小説     |
| 21 (4) |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其二

一○聲○呈○秀○淚○漣○漣○ 有○子○怎○不○拜○極○前○  
午○夜○娘○魂○對○兒○立○ 三○年○頂○把○母○身○憐○



去論詩

這兩首詩也為崔呈秀全沒人心故作此誌恨以  
之後之君子或有感云

矮僧詩扇招禰

却說北京城裡有遠處來一個矮僧在京城說平  
話時常也未免講些徃古來今的話兒無非勸人



忠良行善的詞詞引得千千萬萬人都去聽他，他  
且是說得妙，就是魏忠賢門下那緝事人也多在  
裡面聽講，見矮僧手拿一把扇，扇上寫一首詩，大  
抵說平話人開場，常念念詩，然後好慢慢的一款  
款講與人聽，他扇上的詩，却是四句云：

浪言鮑叔金

誰辨你牙琴

世道奸如鬼

空懸一片心

他却就把這四句開口，說了一遍，道：列位看官，要

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那些緝訪事  
人却惱他說聽的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  
罵道：你這平話，難道京城內就少了你，如何說洗  
耳而聽，一個走向前，把他手上扇一把奪將過來，  
去了，不奪這扇，災禍猶可奪去，這扇好叫，他陽世  
上少去一個僧人，冥司裡添上一隻和尚，把這扇  
一直飛來，孫雲鶴衙裡說小人今日緝訪說平話  
人，出言不遜，諒他必是奸細，呈上詩扇，孫雲鶴拿



了扇把詩讀了兩遍道真個破病這詩着實有暗  
藏啞謎在毆陽暉與我有隙便代他寫上一個名  
字寫着劉鐸題毆陽暉書走去見了魏忠賢道兇  
輩今日訪得一個訛刺時事的人報與千歲老祖  
爺也知忠賢問是甚人雲鶴道太平街一個說平  
話矮僧手拿一扇在通衢宣詠兇輩聽得卽將奪  
來忠賢看了一遍道說刺甚事雲鶴解道浪言鮑  
叔金是說王安因移宮盜寶事是浪說他誰辨信

牙琴見得那個曉得他冤枉也世道奸如鬼因千  
歲爺拿楊左那一起人都是造捏詭計恩威不常  
就如鬼一般空懸一片心道楊左衆人空懷忠義  
之心矣又稟道千歲老祖爺四句係是劉鐸題毆  
陽暉詠的忠賢咬牙釘齒大罵小臣輒敢訛刺時  
事卽刺扭來問罪雲鶴辭歸了便差人拿矮僧到  
衙送北鎮撫審問許顯純罵禿子無知敢造言譏  
刺時事矮僧不曉得這事從何來泣道爺也小的



是師父傳下來，唱些往古來今的笑話，見並不敢甚麼譏刺時事也。顯純曰：這扇是劉鐸毆陽暉二人所作，如何在你手上，却不是事同一起的人？矮僧沒頭沒腦，被他把些事亂加上身，如痴如醉，憑他唾罵，不曉得是爲着那一件，只聽得上面發令打足足打了四十，監了當時劉鐸已死，卽飛馬前去捉毆陽暉。毆陽暉正在府堂上審事，旗尉走上堂，立刻扭解，不許轉身，用去幾百兩銀方放他和

妻子，說了幾句話。毆陽暉也是硬性的人，直挺七來至京，魏忠賢矯

旨發北鎮撫許顯純拷問。顯純道：你爲外官，柰何不遵法度，通同妖僧，謗訕時事，把扇丟下，與毆陽暉看了。暉曰：捕風捉影，叫人何以答應。鏡花水月，叫人怎生分說。顯純道：不打不招，扯下打了四十道，不招還要再勘。毆陽暉自思道：則索認也，樂得作好漢，厲聲叫詩，果是我題詠的。顯純見招了，取出



矮僧來取供，則已死了。遂起文把毆陽暉送刑部監候審鞠。話分兩頭時，又一個武進士顧同寅，不忿魏忠賢煽毒害人，作文字一篇，以諷忠賢。緝訪楊寰、邵輔忠見了，密報魏忠賢。忠賢大怒曰：「矮僧之詩，猶屬包諱。顧同寅公行毀謗，着即時梟首。早楊寰已差人拿到，遂與孫文房等馘首，寸磔其尸。」

袁部院錦寧奏捷

却說魏忠賢私通東酋，曾有韓宗功往來其家，被  
人識破，後更加慎密。聞奴兒哈叱身死，他却遣人  
往吊，厚具禮物。若是別人，邊卒自然拿了，爲是魏  
忠賢，誰人敢做聲？畢竟有大不軌之心。在特一時，  
不敢發洩，不然亦是結連以自衛。大抵奸臣多是  
如此。如秦檜之流可見，所以忠賢也不喜袁崇煥。  
似岳武穆與秦檜一樣的不相得。東虜數年幾遍  
被袁公殺敗，再也不想入寇。托言守制，故按兵不  
動。自魏忠賢叫人吊了奴兒哈叱，不知通了甚麼

消息丁卯年，又舉兵來圍錦寧。袁公軍馬團練已精，防衛加嚴，相拒多時。正擬京城錢糧諛到，却一毫未見消息。城中軍士乏糧，日望一日，信竟杳然。這爲着甚事，把重大的事體等閒一般的放開，都是魏忠賢把持，故意遲了個把月，分明有不測之意。在內，袁公沒奈何，想了個計道：今日事當從權矣。錦寧百姓最是富庶，且在城中開大舖家，又盡是山東河南徽州人。袁公叫來諭之曰：東酋逼城，

日迫錦寧，且暮將危。我已誓死報國矣。爾等商人在此營生，萬一有隔，汝等其何以自存？衆曰：全仗老爺神威。

朝廷洪福矣。袁公曰：此濶話矣。我前本往京催討錢糧，至急筭來已早。諛糧至今過期幾一月矣。中必有人弄權，以悞國家大事者。我今與汝輩商量，各借我銀若干，散與衆軍買衣，以蔽嚴寒。錦寧大戶家亦叫來曰：汝等有米，合盡發出若干，以餉軍。



士錢糧到卽刺筭還汝等袁爺決不食言也不然  
東酋入城莫道銀米連父母妻子且不知存亡矣  
百姓人等平日都料得袁公是個忠義好人個  
樂然相助商人百姓合稱道遵老爺命袁公大喜  
不半日送銀的輸米的盡自家担到交付袁公衙  
門來袁公一一查收登了簿某人銀若干某人米  
若干遂散各軍各軍見有糧草衣服大家賈勇起  
來贈了大半威風那些東西探知城中乏糧草看

攻城不開奴酋曰我拚二三百人掘他城池他城  
所恃的只一個狼磯銃拚與他打殺這些再驅大  
兵殺進可應手而下矣只見那些人拚了命掘那  
城門不一日掘得七穿八孔的袁公曰錢糧火藥  
諸項百無一至奈何拚這些硝黃炭亂傾在銃內  
燒之以改一時之急却說這狼磯銃也難放走得  
快還留得命略慢些見連那自己也打死了銃安  
頓完整却沒一個敢下城放銃袁公不得已差自

聖烈傳 四卷 三五  
已一個管家吊下城去、燒着銃引、撇死走脫、忽然  
銃响處地裂山崩、銃到處鬼哭神嚎、東首却被打  
死的尸橫滿野、斷手的破腦的、斷足的七死八活、  
不計其數、袁公開門率衆兵、四面趕殺、金鼓連天、  
受傷的走不動、總只低刀未傷的、聞風膽散、金戈  
倒拖、趕出一二百里、約莫殺了他一二萬人、奴酋  
有名大將被銃打死兩個、殺死一個外甥、奴酋見  
傷這多人痛哭、而回、這一次威聲大震、于是露布

報捷、錢糧纔到、袁公卽刻將銀米各各兌還、百姓  
商人歡聲載道、魏忠賢見報袁公建這大功、却道  
是他差內官總督之功、時兵部尚書霍維華、挺論  
袁崇煥邊功、啖然以已、廕讓袁崇煥、魏忠賢正把  
來居功自己了、早被此廕讓一本、大於忠賢所怨  
抑、遂拂衣稱病歸田、初甲子年冬、有被虜遼民三  
千餘人、還鄉關外、水將用船先後接渡、內有流棍  
吳國秉、與同船聶廷瑾七人、借貸不遂、以奸細首



告東廠魏黨卽圖封拜密留國秉在京行文  
閣部嚴審正法有兵部主事陳祖苞時理刑山海  
奉批承問仔細詳鞠毫無影响全遼官民泣保者  
二百餘人苞因拚一身盡力爲之開釋七人  
魏璫大怒駁行速處苞止將七人分發關內外七  
將名下克兵仍前釋放魏黨因此積恨不解至六  
年正月見大虜入犯擊退當事者以苞守關有功  
將議破格優陞魏璫察知與崔呈秀商議乘叙疏

未上之先于

經筵講退假傳云陳祖苞懷事應逐但未敢奏  
崔呈秀曰不拘批在那本上罷呈秀遂於論邊帥  
之疏批革職閑住後巡閱叙功止擬陞級已得  
旨下部迨兵部具奏又止擬復戕疏中文武不曾於  
魏璫有隙者皆

俞不次之權于祖苞獨漏不及此魏璫誣陷中格之  
大概也

許志吉騙害徽民

却說魏忠賢有功的、代他沒了功、有罪的、反代他開了罪、只要人附他害人、他便爲那一個、如徽州吳養春、徽民之最富者、有家奴吳榮文、家富巨萬、得罪於養春、遂走入京、思欲傾陷、以甘心焉、會逆璫五彪中、孫雲鶴、楊寰、在京中動以緝訪爲名、而大匠張凌雲、又楊孫崔名下之鷹犬、吳榮文密訪得了、一日張凌雲與白丁丘集鳳出街、各開大棍

驅逐閑人、榮文故意不迴避、凌雲大怒道、是甚麼人敢來撞我的執事、驅逐猶不起身、我們京城中、九卿官員、還要讓着我們走走、榮文跪上稟道、受屈愚民、係遠方人民、心慮他事、一時不曾避得、萬乞赦宥小的大罪、凌雲是个小人、見他恁地奴顏婢膝、甘言餽語、却到歡喜起來、問他有甚枉屈事、可說與我知、更強在撫按三司那里遞狀子、榮文是個奸狡的人、自思不要認他作家主、不好對理、



只認作叔伯兄弟，他這許大家私，只道我祖上諛得一半，至今未分，他強占在那里便了。厲聲曰：小人徽州人，吳養春的堂弟吳榮文，我百萬家財被他侵占，你老爺可代我作得主麼？凌雲道：這我做不得，你却怎生謝我？榮文道：追來的甘把一分送老爺，一分送孫楊兩隻老爺。凌雲道：你且去，明日就有分曉。榮文歡喜去了。張凌雲却去與孫雲鶴楊寨二人道：我今體訪得一件事，百萬金的勾當。楊

寨孫雲鶴，俱是個貪婪之夫。一聞此言，便詳詳的問他，說了半個時辰。孫楊二人商量曰：此事須與魏千歲知，終作得事。暗地報與魏忠賢知了。忠賢早曉得他是個大巨富的人家，却便也眉開目咲的思想他家，必竟有些好寶奇貨，便兌他，說你二人雖要把個名目，拿他楊寨，只借土豪之名，煽抄沒之毒，便了。忠賢曰：這個名目却好。次日吳榮文却把幾百兩，先送與凌雲道。這還只初會的，以

後須要老爺手段。憑你取多少也。凌雲收了。却催  
促那楊孫二人。差人出票。雲鶴曰。這事那般易也。  
要些見面錢兒。纔可代他用心。凌雲對榮文說知。  
他也送上一千兩。與他兩個。他兩個上了一道奏  
章。魏忠賢矯

旨抄沒家產。卽時差緹騎往徽州來。不半月扭解來  
京。發比鎮撫衙門勘問。千不合。萬不合。吳養春不  
談說一句勢敗奴欺主的話。傷了魏忠賢的心。你

就百般使用進運他。也不肯回心轉意。養春合  
是五行顛倒。心裡自然照顧不到。問官知魏忠賢  
怒他這句話。卽刺擬他。土豪霸占山場。追贓變價  
一事。嚴行追贓。不幾日。吳養春父子斃於杖下。  
他父子一生是個最快活受用的人。怎當得這三  
拷六打。自然是死的。當時還要追贓。有說因親及  
親的追納。這也是從古未有的律法。若是吳養春  
諛籍沒籍沒他一個。已自好了。如何却去株連那



些無辜牽枝帶葉的害人，這都是那五虎五彪中，孫雲鶴楊察一起查得徽民富的多，他却一個也要把來勒索，供他們的貪污，有個因親及親的說話中，便惹出了一個沒良心的人。一來要保身家，一來要從中射利，這人叫做許志吉，志吉與吳養春不是一等薄乞的親，是他至親，郎舅，初初只驚心於助賍，思量攪身脫禍，道我却也好大家地，追賍若因親及親，我却是第一二個親戚，也不

曉得還要助他多少，又思量道：難道助賍只兩三分便休，若是助上十金，我却虛了十金之費，便拾不淨了。我看起來，今人那里管得甚麼物議，甚麼廉耻語云：一日不識羞，三日吃飽飯。我只索往京見了魏千歲，代他搜賍，說我與吳養春係是至親，曉得物業最細，他自然叫我搜賍，連個小小紗帽兒也騙上手來，只要我得一場大富貴，管你家遭瘟，不遭瘟，口問心，心問口，商量已定，次日帶了銀

兩飛奔入京，早已差遣工部主事往徽州追贓，變價黃山，着殷民允買，殷民受害至十餘家，又滅殺婆婦，慘毒難禁，爭些揭竿斬木，逼反起來，放火燒走了，徽民犹大呼大喊，趕欲擒殺，幸得脫身，不知志吉又去弄些甚麼科套出來，這許志吉到了京，討了一個店，剛撞着吳榮文，一把把吳榮文扯在僻處，問道：你如何慣得這樣事，虧你也也，我也要見魏千歲一見，甘心出力替他搜贓，和你打

作一夥兒，莫備背了我。吳榮文道：却也須也也我中間事，大家照顧，一照顧志吉連聲道：決不相忘。榮文先領他去見楊索，孫雲鶴說他與吳養春是至親郎舅，搜贓事，却要他纔一分半釐，也是明白的。楊索便問有甚見面錢，大抵逆党一起賄賂，公行沒半毫顧忌。如崔呈秀替人陞官，則曰陞某官若干，某官若干，明說不賒，所以楊孫兩人都先要見面錢。志吉却不曾辨這一項，却只帶千把兩銀



子、要辦禮送魏忠賢的、他却奸巧道、會已備有、意路上撞見榮文、一時未帶來、到寓便取來奉上、老爺買茶果吃、急急的走出、對榮文道、却怎生好、我只帶千把兩銀子、要辦禮送魏千歲、却不曾辦了這一項、榮文道、魏公公看尔千把兩銀禮、在眼上麼、萬把兩銀禮物、放在他目上、還不像些塵屑、兒碍淨他眼、你只送他兩個、他自會替你說、不消與魏千歲匕匕只好高帽戴愛人尊尚哩、志吉聽

了、卽同榮文將八百兩銀子送與孫雲鶴楊寰兩個、還說厚意在後、他兩個替他裏面說了、却叫志吉相見志吉、學了那五拜三叩頭的禮、口裡不斷的千歲老祖爺、千千歲老祖爺、魏忠賢見他尊了他、又附了他、道我看你到識事、分付外面伺候、志吉出來、歡天喜地的跑到寓中、見人便道、好個魏千歲老祖爺、不住口的稱贊孫楊兩個、得他銀子、却報魏忠賢說、許志吉外面不絕口的道、老祖爺

盛德、魏忠賢更增歡喜，果然矯

旨差用，委以清查。許志吉領命來到徽州，一路威光，好不精采。便把天津、淮揚，并兩浙等處引鹽產債，一槩查完沒了。便一面動文在兩院府縣，要起生祠，面追贓。于是更有遠年舊債，欠了吳養春，的還了七八分者，還了四五分者，也把來從頭扣算，嚴刑追逼，以酷濟貧。毒流合邑，漸至合群。不兩月，却魏忠賢又封他一個官，係大理寺銜，益無所忌憚。

黃山初令歛民承買，志吉以私意更改，謂歛民字原係休民，突以七萬之數，派之休寧。民買休民，洶洶思逞，恨不得把他肉來吃，纔消得恨去。見他勢大，又且見本縣父母官俱收他的驅使，像奴隸一般，也沒奈何。得志吉又結虎棍為瓜牙，叫那吳子騁遍處查報富戶，箠楚威勒，巨萬金之產，不頃刻都蕩了。休寧縣波及程八元等數百家，與吳維相等十餘人家私，盡情被他害得，一貧如洗。這一



會剝削平民志吉奚嘗得了一百萬金看他完公沒  
得一分那個敢說他一聲叫做

落在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只忍氣吞聲含淚拭涕與他騙了去省得比較時  
收頓狠打酷刑却只也

醫得眼前瘡

剝却心頭肉

有個舊科臣方以度看得到十分不過意爲公說了  
幾句話勸那志吉志吉休想肯回他一句兒全不

答應亦不爲禮以度被志吉恁般拒辱也沒奈何  
挹鬱而去庠生吳守仕志吉也去索取他進運不  
遂所索他却也去拿來一頓兒打死了若是平日  
莫說你打死一個秀才就指一指兒也要他不許  
自在因是他係魏忠賢所委便通學也沒一個敢  
做聲提起冤字兒憑着許志吉攪亂乾坤志吉欺  
騙得銀多却只管叫府院代魏忠賢起造生祠巡  
院何廷樞心鄙之不聽其請只不拒他見巡院

茫無影響、遂鼓惑一二心腹、親自經營、嚴意速成、又移手奉赴諫府、發出庫銀七百兩、爲建祠之用、巡院暗令人撤回、志吉靠着魏忠賢的勢子、儼然與院道等抗衡、接妻子到衙門居住、叫兩個兒子外面招搖、內通線索、府縣相見、必令其走腳門、執手版、甚且逼令庭參、早晚就在水處做起官來、開門放告、聽審拘來的、有些白物與他、便放、只要他那牙瓜說的、便聽、終日在本地方上、拿人騙人、被

人作了誣言歌的、演作傳奇的、誣有云、派一千禮儀、三百、豁一萬、威儀三千、百姓十分吃他的虧、不過每思激變、那徽州府太爺自思、下不能爲百姓分憂、上不能除逆、去奸、一不忍看生民受害、二收不得志、吉的虧負、動不動要他走脚門、削髮爲僧去了、志吉曉得、遂假名說要往蘇州、會巡按議公務、離了徽州、却最喜作威福、鼓掌兩副、大吹大擂、馬上執事二十對、又抵宛陵、巡撫兩院、甚看不過



意會疏糾叅志吉却纔愴忙失措買舟宵逃此等  
惡行的人全沒了親憐等情也算不得個人若到  
他安然享福天理也沒半分了幸得

聖主當陽無幽不燭着撤回諛部議處正是

但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 周季侯陰靈搭船

却說許志吉這樣奸宄害人的眼前雖有大富貴  
自是不久譬如那忠義的臣子生則爲人死則爲

神你道當時那被魏志賢殺死的忠良雖然身喪  
日後却又名香逆璫把他冤屈皇天不把他虧負  
只是也諛遭他個劫數所以好人一時都被害如  
漢時李膺范滂一黨人一般千古却也稱道他今  
人只顧眼下勢利所以做不得好人乙丑年十月  
間有個稍子駕了一隻小艇在蘇松河裡載人來  
往的船兒住了一日不見有人討他這船將黃昏  
時候方纔見一個秀才家模樣的人頭頂方巾身

穿藍花紬長衫，獨自一個來到船邊，說：「爾船載我到松陵，我討船錢與爾。」稍子道：「還是見錢還是載到了稱銀？」那秀才道：「載到了稱銀，叫我家中討酒飯待你。」稍公一日閑坐，正沒個人上他船，恰好有這位秀才搭船，也免得閑過了一日，就請道：「相公上船。」那秀才上了船，稍子把一個椅與他坐了，手把櫓兒搖開，問道：「相公從那里來的？」那秀才道：「我自北京一路來的。」稍子道：「高姓尊名？」那秀才道：「我姓周，名宗建。」稍子道：「這是周相公了。」搖了多時，却

又問道：「爾自北京來，聞得有一個魏太監好生利害，我這蘇松監織造的李公公專替他作眼目，我和相公這蘇松地方也被他害殺了幾員官，又開那甚麼生祠，百姓也被他用去了許多錢，沒錢的也被他拿去助了幾多工，飯也沒有得與人吃，朝夕還要比較小戶人好，不生受哩。舊年你相公行中，有一個在他祠內頑耍，不曾作拜他生像，却那



李公公叫學道老爺擺佈他，有說打殺了的，有說學道老爺叫他避了的，也不曉得那一件是實。那秀才道：「只是避了，提學道他也是個讀書識禮義人，肯聽奴才輩說話，白白把自己的秀才一頓子害了。」稍子又道：「魏太監不知弄權到幾時，休那秀才道：「不久了，只是年把間事。」稍子笑道：「只是我和相公船中，纔好說這等話，若到了岸上，休想我們敢亂道一個字。」那李公公也專查這些事，天色晚

了，稍子問道：「爾有米，把來我代相公吹飯。」那秀才道：「我午邊朋友家請我吃飽了，晚飯不消罷。」明早卽到了我家也。」稍子自己吹熟了飯，把個船兒按住了，又來問道：「相公，你那鋪蓋在那里？」今晚却要睡，我們鋪蓋粗燥，不中用。」那秀才道：「不消睡，我一生常好眠，目靜坐。」稍子自己打了鋪，道：「一聲莫怪了，我們日間用力的人，比不得相公要睡一睡，明早又好搖櫓。」那秀才道：「請方便。」稍子是個蠢人，一

頭睡着了、周宗建那靈魂離了船、三更時分、來至家中、到他妻子床邊、托了一夢、道你丈夫死得好苦、你丈夫被逆璫拿到鎮撫司、一頓刑罰、便結果了、那時要得一個人寄說一句話、也不能得、勾要一個人寄一封家書、也不能得、勾那兩個小厮、莫想敢來身傍探探腦、幸得

上帝怜我一起忠良、封了我們作神、明年魏太監逆賊休想我們肯放過他、說罷、嚶嚶的哭了幾聲、又

道我搭一個稍子船來家、明日來討船錢、你可稱與他、再把一頓酒飯與他吃了去、這是你丈夫親許也、遂復大步出門、那奶子自覺這夢甚怪、也不敢道破、一夜無睡、早起獨自悶悶的坐、這叫做

事不關心、關心者亂

次日稍子起來、搖櫓、只見那秀才端坐不動、眼邊有些未乾的淚痕、界了兩行、稍子道、相公、你想着些甚麼、恁地悲傷、那秀才道、我想着夙昔心事不



覺的出涕，不一日到了，那秀才道：「稍公，那岸上大房子，便是我家，你把船搖近岸，我先上去，你隨後來接船錢。」稍子跟了那秀才，走到了大門，道：「稍公，你且住，我先進去，再來換你。」稍子只在門外站了一個時辰，並無一個出來，稍子不耐煩，直走入大門，大聲喊幾聲道：「周相公，快把船錢來我，我好去趕路。」只見裡面走出兩個管家，罵道：「你是甚麼人，在此亂叫，我家那里有個周相公？」又兀誰

來討你船，白日裡見鬼，我家只有周老爺在北京，被連累死了，並沒個相公，莫亂說，快去，快去。」稍子見他這般說，自己也道：「好，不作怪。」又問道：「你那老爺叫做甚名的？」管家的道：「叫作宗建。」稍子道：「是了，他對我說，也是這名。」兩個管家見他說，又好笑，又好惱，只管在那里嚷。早奶奶在廳後聽得道：「莫嚷，那位莫非載周相公的稍人麼？」稍子道：「正是，正是。」奶奶道：「老爺昨日托我的夢，說他搭船。」

回來，叫我船錢還你，討酒飯賞他吃。稍公道他面許過我。奶奶若不是你說，那管家的却要說我欺心。奶奶道：果然是如此，如此死了，說罷，走到廳上靈邊，伏在靈位前，同一家大大小小，都哭將起來。這一頓哭。

淚漲江頭水

悲聲午夜猿

淒涼階下影

慘淡日黃昏

那稍子聞說是周老爺被魏太監所害，曉得是個

好人也。撲簌簌的淚下道：周老爺，我只見你腮邊淚痕爲着甚事，却不知得。爾有這般的大冤，又來托了奶奶的夢，叫他把銀討酒賞我，謾說你生前做官是好人，就死了，還做一個好鬼，也不肯騙我們這些船錢。我看將起來，船錢我也不訣要了。一溜子跑將出門。奶奶眼見出門，叫兩個趕他到轉，問他你如何不接船錢便去。我們哭的是訣得的，却與你無干。且從容停匕，叫小廝討酒飯來請你。



稍子道、奶奶、這般說我、稍子却不罪過、我見周老爺忠良好人、我不敢要他船錢、索他酒食、所以我一溜子去、奶奶道、我老爺生平不要人一文錢、死後、反來、騙尔、船坐尔、若不拿去、恐傷了我老爺一點靈魂、又引得那稍子、噓噓的、只管哭的道、周老爺、好人、怎麼都在尔一家、連奶也是佛心也、擺出飯來、稍子只得吃了幾盞、別東西莫想、下咽、濕走起身、只道多了、多了、奶却把一股銀釵子、約

二錢重、拿與稍公作船錢、道、我家老爺清官、家無餘囊、因此上、把此與你、休嫌少也、稍公拿在手上、聽了這言語、一發哭得不住、道、多謝、多謝、本不該收、又怕奶奶見責、哭將出門去了、當時怕那織造李實、太監知道、又生嗔怒、說敗壞他魏千歲、所以他家也、噙口、不十分敢說破、

天下賢臣遠引

却說北京監生陸萬齡、首倡建立生祠於國子監

學宮之傍折去天字一號屋宇以克廣基址有呈  
稱魏忠賢內有云三案之典卽孔子之作春秋也  
奸党之除卽孔子之誅少正卯也等句這個呈甚  
合了魏忠賢的意得了破格相待遂躡榮貴于是  
南京國子生樊元脩汪猶龍蕭鳴鸚于丁卯年呈  
稱照北北雍事例建立生祠于國子監邊折去官  
房三十間侵占射圃一片以爲魏忠賢祠址其折  
毀木料磚瓦俱惡生盜賣匿價以克囊橐于是遍

處強勒多士傾囊相助多至一百少亦須十金卽  
貧難者典衣賣僮必足十金之數卽自己背包袱  
徒步來京應試者亦須助五金稍不如意凌虐相  
加有多少沒銀的遠遠討個小房子偏僻處住了  
也不敢說他是來應試的監生他見各人多有避  
了的不遂其騙心中大怒乃出告示粘門上曰不  
納賢者不許報卷那未出銀的數千里而來欲一  
觀光場屋僥倖一遇却被這兩三個惡生阻性不



得報卷進考，思捨這銀與他，却遠來所携有數，不捨與他，却不空過一度選場。時有四五百人，俱咬牙釘齒，大詬小叱，兩下大鬧起來。衆貧生要和他見大座師，他便要與他上奏本，國子監大座師聞知相爭這事，亟力諭之，唯與諸生報卷，那些遠方監生，方始帖然。此時三惡生共外得銀六千有奇，他便匿去，不入簿，後祠未竟其事，而忠賢事敗，陸萬齡及元脩等禍且立至矣。然教惡生，不過借以

榜榮，便忍心無行如此，這也是生前帶來一付蛇腸鼠肝心事，如若生成是個光明正大的人，便身到富貴地位了，見這事勢，也不把個富貴來說，急流勇退，自甲子後，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如亨、石萬程、趙維畱、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陳仁錫、文震孟、姚希孟、張儉、錢謙益、樊允儀、錢士升，方逢年、虞廷陛，去矣。秦隴之才，如劉茂、劉芳、孫必顯、楊世芳，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



姜日廣、章允儒、莊際昌、林鈺、黃道周、鄭以律、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燦、陳熙昌、陳子壯、袁崇煥、去矣、更有不可悉知者。此去直如景星、慶雲、光映史冊。以見。

朝廷培植人才，有不愧科名之諸君子。如此譬如作士子的人，讀書尚友，不然不尤上無所干，下無所懼，何等氣象，而亦希圖苟且功名，眼前富貴，喪心敗行，玷辱名教，真不知其何解也。

丁卯春道人開壽筵

是年春三月，魏忠賢年六十，廷臣自三公九卿八座，蘭省柏臺，成院勳衛，稱觴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戶，金卮玉斝，鐫姓雕名，錦屏繡障，稱功頌德。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氅，藤杖塵拂，踵門求見，闔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佇候，不能接見，笑汝一游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爺乎？亟走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



爲壽千秋也。闔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顛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噐耳。道人以杖叩其鼓，衆皆失色，大驚而擒之。忠賢陡聞以爲

聖上傳旨，否則孰敢乃爾。衆擁道人進稟云：此道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衆皆叩頭請死。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

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而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

天曰：汝能欺

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驀地不見，忠賢是時稍抑其威，而面色亦爲之減。衆乃競捧觴解說，今日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聖烈傳 四卷 四七  
上公貴誕、感動神仙、臨凡稱賀、特顯其術、以駭吾輩凡夫耳、上公自膺永享遐齡、當與上仙並駕也、忠賢頓爲之喜歡、笑滿堂、夜午而散、時道人從空而下、飄然入城、堽廟去、人皆知城堽顯靈、以禱奸魄、有謂道人爲相士、舊有恩於忠賢、今成仙、故來相訪、此傳聞者之訛也。

皇明中興聖烈傳

聖天子除奸勦逆

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啓

聖上宮車晚出、二十四日、

信王登位、國號

崇禎、當時忠臣義士、掛冠東門、謫降外役者、聞值

聖作物觀之期、莫不引領延頸、望

中興於指日、鋤大惡於此時、于是十月十七日、有雲